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四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瞿　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　木

謄録舉人臣曹勲祖

蜀中廣記卷四十七

明 曹學佺 撰

宦游記第一

川西道屬

秦

李冰史失其鄉秦昭王時爲蜀郡守蜀土雖產奇貨金銀銅鐵然五穀尚少其時未通中土無賈旅往來之費

無軍師饋餉之煩政令省約禮文古朴民足葢藏有以也秦人得蜀從斜谷輸輦于長安絡繹道路民始告病故守蜀者多難其人昭王乃用李冰冰能知天文地理至蜀相度岷江可以灌溉遂開郫流二江鑿離堆山濬湔腴口灌田數萬頃於是千里皆成沃野秦益富強兼并天下皆由於此時江神爲孽大爲民害冰乃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及五石犀以厭其怪而蜀地至今無復水患相與神之以主蜀土

西漢

文翁者史失其名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損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宫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

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縣皆立學校官蓋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治蜀數十年竟終于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絶至今巴蜀好文雅皆文翁之化也子孫亦家於蜀文氏遂爲著姓

王襃益州刺史欲宣風化命王襃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選少年者以鹿鳴之聲歌之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初爲美陽令著能聲擢安定太守威震郡中盜賊奔散遷益州刺史先是南陽王陽亦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崍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途耶吏對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憚其威

信俱就歸附博士鄭寛中奉使廵行風俗舉奏治狀遷東平相後為京兆尹道不拾遺

東漢

吳漢字子顔南陽宛人也光武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遂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

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漢乃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述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刼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

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

留劉尚拒述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鋭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旦日城降遂斬述首傳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朐䏰徐容等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大中大夫臧宫將

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而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

來歙新野人以中郎將同蓋延馬成討公孫述乘勝進攻述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延見歙因伏涕不敢仰視歙謂延曰虎牙何敢然今被刺自恨無以報國乃自書表畢遂引絶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乃賜策曰中郎將歙

憂國忘家忠孝兼著今葬祭殊常念大功也
高朕蜀郡太守念文翁爲政有法因禮殿頽圮遂修飾
之績增一室以祀先聖先賢又作石室以祀文翁其治
蜀政績不愧翁云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建武十一年春彭與吳漢
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
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
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

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竒應募時天風狂急彭竒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欑柱鉤不得去竒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皆燼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宫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

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

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

壯侯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時祠焉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早孤盡讓其父餘財于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聖童來歙奇之薦於世祖召拜郎中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止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術必敗不宜退師之策乃示弱挑戰述果自出大戰中鎗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閲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

言秋毫不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悦在郡二年遷漁陽太守後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賢否次至蜀郡其計掾樊進曰令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滅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嘆息良久即拜顯爲魚復長下詔徵堪擬超拜之而堪病卒帝深悼惜詔書褒美

陳寵字昭公沛國汶人轉廣漢太守西川豪右并兼吏

多奸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涣鐔顯等以爲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嘆即勑縣盡收斂之自是哭聲遂絶

蔡茂字子禮河内懷人也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迴避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得其中穗輒復

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掾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頗之後也曾祖褒成哀間爲右將軍大父丹王莽時爲大司馬益部牧建初中爲蜀郡太守其俗好文辯相持短長范每勵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

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劉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絝在蜀數年稱平治清靜免歸

鄉里

黄昌字聖眞會稽餘姚人初爲宛令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侵寃及昌到吏民訟者七百餘人悉爲斷理莫不得所捕盗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强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捕無有遺脫宿惡大

奸皆奔走他境蜀郡大治初昌爲州書佐時其婦歸寧于家道間爲賊所掠遂流轉入蜀爲人妻生有子子犯罪母乃詣昌自訴昌疑此婦不似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黄昌妻也因歸寧爲賊所畧遂至於此昌呼前謂曰黄昌有何識認耶曰左足心有黒子嘗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岀足示之即相持悲泣還爲夫婦治蜀四年遷陳相屢官大司農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仕郡爲

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隣縣歸之戶口十倍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邛僰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絶暠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治鑄黄金為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

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曇高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曇高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祥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絶曇高承以首舉大奸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梁太后省奏乃赦曇高承罪免官而已

韋義字季節扶風平陵人初仕州郡太傅桓馬辟舉理劇爲廣都長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虚以兄順喪

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爲義舉哀若喪考妣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教令威恩並行朝廷舉能理劇及遭黨事膺詣詔獄拷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劉寵廣漢人爲郫令郫有楊伯侯奢侈大起塚營寵初至官伯侯遂從占成都及寵爲成都令伯侯復從去成都大姓恣縱而濮陽太守趙子真父子尤强横諸趙依附故多犯法寵執而數其罪莫不震肅

張喬益州刺史旄牛夷叛喬與部都尉合兵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領四縣延光三年牛種夷封離等叛蜀郡夷皆應之衆至千餘人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剽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喬選從事楊竦等將兵討

平之論功拜喬子湍為太守夷人懽迎道路嘖嘖曰郎

君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民心有欲叛者耆老曉之曰

當念先府君於是遂安

閻憲為綿竹令邑人夜行得遺錦平明送縣憲曰行得

遺物是天賜也何為將來曰縣有明府犯此則慚

三國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

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侯鎮荆州先主自葭

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圖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説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相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

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

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褘董允等此皆良實志

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

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

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
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
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
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
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
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
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

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

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

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竒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使持節左中郎

將杜瓊贈亮丞相武鄉侯印綬謚爲忠武侯初亮自表
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
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
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
廟於沔陽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嗣爵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建安初入蜀依劉璋爲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别駕張松與正相善松於荆州見曹公還勸璋絶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縁後因璋聞曹公欲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旨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

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内然後資益州之殷富憑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内為謀主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内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

王室中可以蠶食雍凉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辨有此必爲人所教也先主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内侯

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荆州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龎統字士元襄陽人先主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遷治中從事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

一州也先主不從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懐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諌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

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

言則流涕追賜統爵關内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

傅彤仕先主爲將軍先主伐吳猇亭之敗彤爲吳所得吳人逼之使降彤罵曰安有漢將軍而降者乎遂死之子僉爲都督守陽安關鄧艾遣胡烈等攻關僉格鬬而死

吕乂字季陽南陽人先主定益州乂爲新都綿竹令乃

心隱卹百姓稱之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户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間漏脱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職内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

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

蔣琬字公琰湘鄉人也從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遊觀奄至廣都見琬事不治時又沈醉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器非百里才政在安民不務修飾願主公加察昭烈雅敬亮遂不加罪頃之拜什邡令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亮駐漢中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又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出外琬常岀兵食相供給每言公琰忠雅當與吾

共贊王業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加都督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元帥新喪遠近危竦琬處羣僚之右無憂容無喜色衆漸服楊戲性簡畧琬與言多不應或欲搆戲于琬以爲慢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吾是則違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過失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

可推也主者請推問憒憒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即憒憒矣又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人疑敏必死琬終免其重罪雅量服人如此駐漢中六年以病還住涪卒謚曰恭

費禕字文偉江夏人昭烈立太子以禕為庶子後主踐位擢黄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郊迎亮獨命禕同載禕奉命使吳吳主權性滑稽吳人諸葛恪羊衜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終不能屈權甚器之還遷侍中參留

府軍事建中八年轉中護軍時楊儀魏延交惡禕常諫諭各盡儀延之用亮卒進尚書令于時軍國多事禕識悟過人每讀書一目即了大意朝夕聽政延接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必盡人驩事亦不廢蔣琬還涪以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封成鄉侯領益州刺史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子惟布衣蔬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十六年元日大會賓客魏降人郭循刺禕而逃禕死子承嗣侯爲黃門侍郎次子恭尚公主

許靖字文休平輿人劉璋招為廣漢太守初南陽宋忠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奉為指南商卒竟守廣漢昭烈不喜其為人定蜀後益無意于靖孔明諫曰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動宇内于是稍尊之尋拜司徒靖年已踰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亮亦為致拜章武二年卒于成都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後主

踐阼爲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遜謝踧踖光之指擿痛癢多如是類年九十餘卒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相報答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即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

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絶魏與蜀連和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

前將軍領兖州刺史封陽武亭侯延熙九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邺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産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

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權嘉其抗直遷爲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後拜征西將軍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劉璋入蜀爲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爲什邡令轉任廣都所居有績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

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先主入蜀震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呉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衞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

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晉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羊祜薦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寛其徭役産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擢益州刺史濬懷輯殊俗待以恩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附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才畧多奇筭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

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太康元年濬發自成都先是濬守巴郡禁民棄孩所全育者不下千餘皆已壯大堪徭役供軍旅其父母誡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衆共踴躍遂平吳

周撫字道和廬江潯陽人父訪爲益州刺史撫彊毅有父風永和初桓温征蜀以撫督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温平蜀歸以撫掃清餘寇久之隗文鄧定求范長生子賁立爲帝復亂巴蜀有衆萬餘撫與龍

驤將軍朱壽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督護蕭敬作亂據涪城撫又破斬之傳首京師進鎮西將軍興寧三年卒

劉秀之益州刺史爲政整肅遠近悅焉先是刺州者多營聚蓄多者數萬金所攜賓僚並都下貧子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獨持清儉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此外蕭然

毛璩字叔連以功爲益州刺史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

左將軍璩執玄使因之傳檄列玄罪狀遣柳約之羅述甄季之擊破玄將栢蒂等仍率衆次於白帝會玄敗謀走梁州璩姪修之時爲玄校尉誘使入蜀旣而殺玄於舟中帝反正進璩都督梁益秦凉寧五州軍事以其弟瑾爲征虜將軍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乃率之東擊桓振而蜀人不樂東行於是參軍譙縱因人情思歸遂反於五城水口還兵襲涪而害毛瑾凡毛氏之子姪在蜀者皆死後太尉劉裕遣將軍朱齡石伐譙

縱誅之乃下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授先所賜官即以為贈論討桓玄功封璩歸鄉公邑千五百户又以毛修之斬桓玄封夷道縣侯璩祖寶父穆之并璩三世擁旄將帥之家與潯陽周氏同盛而一旦夷於譙縱舉宗百口同死國難時人咸痛惜焉

六朝

沓龍超晉壽人永平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

和孤城固守龍超時爲裨將每出戰輒破之攻圍既久糧矢且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漢中爲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以無援宜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城中曰援軍數萬至矣文熾大怒以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

裴文舉北魏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爲司錄及憲出鎮劍南復以文舉爲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

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寔愍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

傅豎眼清河人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尅捷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酋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

百里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仍爲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拔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蜀人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退小劒大劒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一匹寶劒一口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從周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侯景既敗梁元帝稱號江陵內難方殷與周通好其弟武陵王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元帝請救于周周太祖令迥督開府元珍等六將軍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出白馬起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劒閣安州刺史樂廣先降梁州刺史楊乾運以兵迎入潼川六月迥于潼川大饗將士引之而西益州刺史蕭撝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聞迥入蜀遣其將譙淹回師

爲攜外援迥分驍騎命元珍等迎破之淹降攜前後出戰皆敗乃與紀子宜都王肅及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迥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儲積以賞將士號令明肅軍無私焉詔以爲大都督督益潼等十六州軍事益州刺史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畧未附夷夏懷而歸之迥性至孝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乃嘗太祖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母意蜀人思之立碑頌德進封蜀公食邑萬戶

辛昻字進君狄道人尉遲迥伐蜀昻占募從軍蜀平尉遲迥表昻行成都令昻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昻言切理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父老曰辛君教戒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入爲司隷上士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刼盜詔昻使於益梁軍民之務皆委決焉昻撫導荒梗頗

得寧靜使還屬巴州郡人萬榮反叛圍郡城昂於是遂
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
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朝廷
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賞昂
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疋又以昂威信布于宕渠遂表
爲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
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
齊煬王憲字毘賀突性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縣公武

平初除益州總管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蜀王秀鎮益州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于官益州父老莫不隕涕

衛玄益州總管長史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爲資州刺史
以鎮撫之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刺史銜天子詔
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于是說以利害渠帥
感悦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煬帝徵爲衛尉
卿羣獠攀戀數百里揮涕而別

唐

皇甫無逸字仁儉安定人隋舊臣也時益部新開刑政
未洽長史橫恣贓汚狼籍特遣無逸持節巡撫無逸宣

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賴之既返命高祖勞之曰公立身行己朕之所悉比多譖訴者但爲正直致邪佞所憎耳尋拜民部尚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物皆往他州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然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於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議者

以此少之母在長安疾篤太宗驛召無逸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謚曰良

高儉字士廉渤海蓚人以侍中出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自𡚁獠亂後土俗薄惡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侍杖頭挂食遥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秦守李冰導引汶江浸灌田疇士廉乃於故渠外别更疏決大獲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辭人以為文會兼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厲後進蜀中學校粲然復興

隱士朱桃椎者澹泊為事不就徵聘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每令存問蜀中以為美談子履行顯慶元年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亦有善政為人吏所稱

陳易從高宗時彭州長史大興水利溉九隴唐昌田民有去後之思為立祠祀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也進士擢第累補青城丞永昌初賢良對策第一擢拜監察御史聖歷初累遷鳳

閤舍人神功初出爲合州刺史尋轉蜀州刺史州舊例歲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鎮守路越山險死者甚多柬之極疏諫止爲民請命則天后不納後以誅張易之功封漢陽王

蘇頲京兆武功人開元八年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様錦以進頲一切罷之或謂頲曰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頲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爲遠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嶲州蠻酋苴

院私與吐蕃連謀將爲内寇頲獲其間諜將士咸請出兵討之頲不從乃作書并間諜以送首院首院慙悔竟不敢入寇

姚璹字令璋神龍初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暴璹屢有發擿姦無所容則天賜璽書勞之又嘗謂侍臣曰凡爲官長能清自身者甚易清得寮吏者甚難至於姚璹可謂兼之矣

畢構河南偃師人少舉進士累官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兼充劒南道按察使所歴州府咸著聲績在蜀中尤號
清嚴睿宗聞而善之璽書勞曰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
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姦
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並能盡節似卿如此百郡何憂乎
不理萬人何慮乎不安卿當益堅勿爲後顧朕喜卿直
道今賜袍帶并衣一副尋拜户部尚書轉吏部尚書遥
領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李璬明皇第十三子封頴王讀書有文詞禄山反除蜀

郡大都督劒南節度大使楊國忠爲副未之藩而明皇
出幸令御史大夫魏方進充置頓使先至蜀託以頼王
之國故儲供皆辦駕至馬嵬又令璬先赴郡以蜀郡長
史崔圓副之璬性節儉渡綿江登舟見以綵縁席爲藉
者顧曰此寢具也奈何踐之急命撤去視事踰月人便
其寛圓以璬不加禮於己啣之奏罷還京
嚴武字季鷹華陰人以巴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上皇
合劒南爲一道擢武成都尹劒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

遷黄門侍郎復節度劒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取鹽川城加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永泰元年夏卒于官時年四十

房琯河南人𤣥宗幸蜀琯時爲憲部侍郎獨馳劒路至普安郡謁見𤣥宗與語甚悦即日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成都加銀青光禄大夫上元元年改漢州刺史廣德元年卒于閬州僧舍

韋倫監察御史劒南節度行軍司馬時𤣥宗幸蜀内宫

禁軍所在侵暴號爲難治倫獨清儉率身以化之蜀川咸賴其理

高適字達夫渤海蓨人少濩落家貧客梁宋間年逾五十始留意詩什哥舒翰知之盛稱于玄宗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從翰守潼關翰敗奔及行在於河池從至成都制以爲諫議大夫賜緋魚袋適負氣敢言權倖短之肅宗左授太子詹事未幾蜀中亂出適爲蜀州刺史遷彭州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各置一節度百姓疲

敝適因出西山三城戍上言當省東川擻戍併力從事以紓成都彭漢蜀四州之困百姓頼之會梓州屯將段子璋反適率州兵從崔光遠討平之而西川牙將花驚定大掠東川天子聞之罷光遠以適代爲成都尹充劔南節度觀察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遂失松維二州代宗乃勑嚴武兼代之未出蜀而卒

杜甫字子美本籍襄陽曾祖爲鞏令家焉遂爲鞏人天

寶之亂甫奔行在謁肅宗拜右拾遺及房琯罷相甫疏爭之忤旨出爲華州參軍上元二年嚴武鎮成都甫往依之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而甫性簡傲嘗醉登武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雖田夫野老亦與狎蕩至嚴武過之或有時不冠永泰元年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是夏武亦卒郭英乂代之會崔旰

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挈家往夔峽二年後入楚而卒

崔寧一名旰貝州安平人嚴武奏爲漢州刺史吐蕃引雜羌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於是武遣寧出既薄賊城皆壘石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餘諜知之乃爲地道以入再宿而拔賊走隨追之拔城堡數十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神兵也絶迹不敢復犯師還武大悅裝七寶轝迎入成都以寵之永泰元年武卒行軍

司馬杜濟等表請郭英乂為節度使而寧與其軍又欲丐大將王崇俊奏方至而朝廷既用郭英乂矣英乂恨之始署事即誣殺王崇俊又遣使召寧寧恐託拒吐蕃不敢還英乂乃自將討寧值大雨馬多凍死士心皆離遂敗而歸寧又聞英乂損裁將卒廩賜及毀玄宗冶金像乃令軍中曰英乂輒居先帝舊宮是反也乃進薄成都英乂敗走為下所殺劒南大擾楊子琳起于瀘州與栢貞節連和討寧明年詔宰相杜鴻漸往平其亂鴻漸

入成都乃表柏貞節爲邛州刺史楊子琳爲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節度西川大歷三年來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率兵自瀘州乘間突入成都其麾下精騎數千襲據城府寬不能禦而逃寧妾任氏素驍果即出家財數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出子琳駭懼糧餉又盡會大雨城中水數尺乃引舟至庭亟乘而去至黄草峽守捉使王守儇伏兵擒之皆奉任氏之檄也朝廷命寧還鎮號任氏爲浣花夫人累加寧尚

書左僕射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貞元初爲開州刺史入爲副御史武元渝鎭蜀與裴度俱爲元渝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蜀丞相武侯祠碑中立撰文公綽書也

張延賞蒲州猗氏人建中初爲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使先是兵革屢擾蜀土殘弊延賞

薄賦約事動遵法度遂至富庶建中末嶲在山南延賞奉供億頗竭忠力

韋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延賞之壻也婦在延賞所臯鄙曽至蜀婦翁薄之臯拂衣去不數年代延賞先是南詔蠻與吐蕃合每入寇則南詔爲鄉導臯通雲南和六詔專攻吐蕃故出必有功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擒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二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大帥之最德宗美

其功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自製紀功碑襃
賜之年六十一贈太師謚忠武皐治蜀凡二十一年善
拊士卒始斂民頗厚而民免吐蕃南詔之殘樂于輸將
及府庫充足又爲除租三歲一復皐卒民德之見其遺
像必拜祀之
崔從清河武城人西川節度韋皐開西南夷置兩路運
糧使奏從掌西山運務從權知卭州事及皐薨副使劉
闢阻命欲并東川以謀告從從書諭闢闢怒出兵攻之

從嬰城拒守高崇文平蜀從事坐累多伏法惟從拒闢免子愼由太和十三年任川東節度使

陸元方蘇州吳縣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仍爲劍南道按察使在官務以寛仁爲政司馬韋抱貞言曰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下人怠惰無所懼也元方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竟不從

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時節

度使崔寧朝京師三川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
太子賓客晟乃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絶大渡
河獲首虜千餘級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
高崇文其先渤海人徙幽州永貞初劉闢阻兵乃詔崇
文檢校工部尚書左神策行營節度使討之始崇文在
長武城練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巳出師
器良械修無一不具乃西自閬中出郤劍門兵解梓潼
之圍賊將邢泚退守梓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

陷東川執節度使李康不殺至是歸康丐雪己罪崇文數康失守罪斬之是日破賊於鹿頭山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揺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二萬衆執闢子方叔墹蘇彊降遂趨成都餘兵皆面縛送欵闢走追擒之檻送京師崇文之入成都也師屯大逵市井不移民皆按堵珍寶如山無秋毫之犯止戮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衣冠脇汙者詣牙門請命崇文爲條上皆得全活下令軍府一依南康故事其舊將佐皆禮而

薦之獨謂段文昌曰君才器必爲將相非崇文所敢薦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於朝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逆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于上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詔進檢校司空四川節度使南平郡王東川皆領焉治蜀期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迴翔之地崇文何敢自安乃上表請改鎮願得闗塞一隅之地扞禦羌戎或以效死于邊陲則臣之職分也朝廷重違其意乃加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節

度使詔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子承簡亦累官邠寧節度使孫駢亦西川節度使時南詔屢寇城門晝閉駢入境謂諸將成都生靈百萬久閉必生瘴病即下令馳往開城或曰賊如豕突何以禦之駢曰賊聞我至必不敢來久之乃改淮南節度使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節度使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

事充劒南西川節度使將行上御安福門以臨慰之高

崇文既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帟幕伎樂工巧以行

元衡至則庶事節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蠻

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

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太和中節度西川西川自杜元

穎去後郭釗知軍府病不能事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

至則除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松維

由清溪下沐川而左皆爲蠻有始韋臯招徠南詔復巂州傾内資結蠻好示以戰陣之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方新非痛矯革不能雪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易與蠻出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招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敵之情僞盡知又料擇伏𨻶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

儕髦十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犀銳率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匆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雷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伏義城以制大渡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滎經犄角之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以贍黎嶲而起嘉眉道陽山江達大渡河以分餉

諸戍常以盛夏至戍所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變之名曰轉漕謂轉邛雅之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瘴毒多發於炎月而餽者避炎月不涉遠民從此安矣蜀民貧者多鬻女爲人婢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父母又毀屬下浮屠私廬以其地還農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髮若浮屠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之妖物遠徙於是蜀風大變二蠻皆懼南詔許還所俘掠四千人吐

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由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吐蕃者也德裕既得此城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牛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于敵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之意帝亦悔之後德裕相武宗追言此事請贈悉怛謀官爵從之

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韋臯在蜀表授校書郎長慶六

年詔授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爲治嚴靜有斷蠻夷畏服太和四年移鎮荆南六年復爲劒南西川節度九年三月賜春衣中使至受宣畢無疾而卒贈太尉

郭釗華州鄭縣人子儀孫曖子也偉姿儀身長七尺方口豐下沈默寡言歴踐藩鎮以汾陽冑胤材能選用不獨憑椒房之勢敬宗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左僕射明年出爲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即位加司空太

和三年冬南蠻陷巂州遂寇西川杜元穎失於控禦蠻軍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除帥乃以釗兼領西川節度時外援未至川軍寡弱不可令戰釗致書於蠻首領嵯巔責以侵寇之意嵯巔曰杜元穎不守疆埸屢侵吾地以是修報也與釗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使與南詔立約疆陲不擾以疾求代在道卒

盧躭咸通中擢西川節度使時南詔入寇躭與瀘州刺

史楊慶復盡力守禦募驍勇厚給糧餉以諭之曰汝輩皆軍中材勇年少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輩取富貴之秋也可自已乎因試其能得精兵三千號曰突將蠻以梯衝四攻成都䟦命突將以鈎環挽之不得近因投火沃油以焚之蠻遂夜遁

宋

曹彬字國華靈壽人太祖伐蜀彬爲都監攻下郡縣諸將咸欲屠城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蜀平王全斌等

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彬屢請旋師不聽

俄而全師雄等繼起彬復破之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

子女玉帛彬槖中唯圖書衣衾而已

安守忠字信臣晉陽人宋初爲左衛將軍歷漢州刺史

時寇難甫平使車旁午公帑不足守忠出私錢以給用

太祖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律已以正汝行見

之當效其爲人也

馬亮字叔明合肥人第進士爲西川轉運副使賊平主

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廪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械送詿誤者九十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帝以亮言宥之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人太祖問羣臣文武兼資者爲誰趙普以仲甫對授益州兵馬都監太宗時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政尚寬簡蜀人安之

沈倫字順儀太康人王師伐蜀用爲隨軍水陸轉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彦進入成都競取玉帛子女倫獨居佛

寺飯蔬食東歸篋中圖書數卷與曹武惠相同

馬知節字子元太宗時年十八監彭州兵衆憚之如老將知梓州李順之叛詔與劉繼恩同討賊繼恩惡知節不附己遣守彭州付以羸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召還成都賊衆十萬攻城知節力戰自晨抵晡士多死慨然歎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出遲明援兵至復鼓譟入賊遂潰去帝嘆曰賊衆我寡知節不易當也擢益州鈐轄加益漢九州都巡檢使

呂餘慶安次人蜀平太祖命知成都府時軍士恃功多驕盜賊四起大將王全斌等不能戢下餘慶以宰相治蜀威惠並行一日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命捕至立斬之以徇軍中震懼民用安堵

劉紹榮四川都巡檢使初兵馬鈐轄符昭壽驕恣殺虐軍卒趙延順謀作亂殺昭壽紹榮格鬭衆寡不敵叛卒無主欲奉紹榮紹榮曰我本燕人自拔歸朝豈與爾同逆邪汝亟殺我我不負朝廷遂自經而死

石普西川行營先鋒討叛賊李順遷西川都提舉順餘黨復叛僭稱邛南王民疑不安多附賊者普馳入對陳蜀亂由賦斂煩苛農夫失業宜少蠲減之使自爲生賊不兵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即日還揭榜告諭民皆悅服盜賊止息

文彦博字寬夫汾州人慶歷中知益州政有威嚴而克果斷會歲飢米價騰踊乃諭富室得米二萬斛以活飢民累官同平章事封潞國公

張詠字復之鄄城人知益州時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城中屯兵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復檄繼恩分兵隣州不數日減城中兵半詠計軍食有二歲之備遂奏罷闗中糧餉及正頓師不進詠以言激之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乃決行深入大致克

捷寇略之際民多脇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大修荒政歲糴米六萬石以廣儲蓄蜀人賴之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詠戮造訛者一郡帖息初蜀士不樂仕宦詠敦勉郡之賢者張及李畋張逵就舉三人悉登科士由是知勸丁外艱起復久之復命知益州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卒于陳

雷有終字道成以廕補漢州司户叅軍從擊李順功就拜右諫議大夫知益州俄兼同招安使賊平歴知并州遷給事中咸平三年益州神衞戍卒竊發害兵馬鈐轄符昭壽擁都虞候王均爲亂遂拜有終瀘州觀察使知益州與供奉官楊懷忠等滅之加保信軍節度使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以侍講學士知益州或有扇言儂智高奔入南詔將率南詔寇蜀擄郡者恇擾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亂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

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蜀人遂安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奏免橫征四十萬減鑄錢十餘萬緡聞眉山蘇洵之賢請相見待以上客見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爲治裝游京師作書與歐陽修後蘇氏父子以文章擅天下皆方平之力也

薛田字希稷河東人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

爲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而富家專之數致爭訟田請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未報及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

楊日嚴字垂訓河南人知益州奏罷擾民之賦爲蜀人信愛遷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聞後守者其政不便蜀人因進對猶從容言遠方所宜撫安無容變法以生事上嘉納之

任中正字慶之濟陰人知梓州擢樞密直學士代張詠

知益州凡五載遵詠條教蜀人便之

趙抃字閲道衢州西安人初爲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率之治風爲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未識使者抃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姦吏竦服召爲右司諫數年加龍圖閣大學士知成都抃向治蜀時有聚爲妖祀者繩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足矣蜀民大悦會榮諲除轉運使

英宗諭謜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爾往賫之治蜀數年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必大用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會成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卿能爲朕一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既至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

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語不敢為惡蜀郡宴然劒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謀逆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過縱朝廷取獄具閲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抃使易以牲皆懽呼聽命凡政用寛率此類也後以太子少保致仕元豐七年卒謚清獻贈太子少師

田況字元均信都人慶歴中知益州治尚和易去苛細
奬進儒素禁戢姦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
吕公弼字寳臣壽州人仁宗時知成都府治尚寛大人
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弼曰
杖者國法劒汝自請杖而後斬之於是軍府肅然
韓億字宗魏雍丘人仁宗時知益州爲政簡而嚴故事
發粟六萬石賑貸貧民會歲大旱億倍數出粟先期與
民民免饑饉又疏九井江口溉民田萬頃禮士勸學儒

風丕振蜀人祠之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黄陂尉歴知漢州政先教化不事煩苛至今祠之

張燾字子公德興人高宗時以寳文閣學士知成都兼本路安撫許以便宜燾至成都戢貪吏薄租賦撫蕃夷歲旱先時發粟民得不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為宣撫胡世將言蜀地狹前朝常勝軍可以為戒世將奏寢其事燾亡祠以李璆

代之

胡世將字承公晉陵人以樞密直學士出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撫吴玠以軍無糧奏請踵至世將既被命入境約玠會議蜀之饟運遡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搬摺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孝宗時以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徙沿邊戍兵就

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

備不虞悉奉行之有謂蜀中綱木驛程由梁洋金房山

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璘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

應辰與虁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稅勘合

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應

辰與兩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斂計而以貫石匹兩計

是陽為減而陰欲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

萬今以所增為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

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會總所委官聚四川畧契稅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防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曰長奸起訟比户部已令人自首收併已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爲此煩擾上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捄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綿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爲糴本賑濟遂移

書諸路漕臣急圖捄荒且以綿劒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矣

李璆字西美汴人以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璆至成都首命築城城畢大水民賴以安三江堰下灌眉州田百萬頃歲久荒廢璆率郡刺史合力修復至今享有成利眉人感之祠于堰所間遭歲饑開倉賑民存活百萬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高宗時知成都府并制置

四川時老將吳璘官閥尊重麾下姚仲王彦等亦建節各雄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于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于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騎一日夜馳二百里起吳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彦趣援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報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

之功吾何有哉壽嘻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興平中建遭時多故日就傾圮乃屬九縣繕完悉仍其舊孝宗受禪進左朝奉大夫以足疾辭歸番陽

丘宻字宗卿江陰人隆興元年進士以奎章閣學士知成都府制置四川時吳氏世將宻陛辭請便宜曰臣入

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乞付他將挺果死宗即令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朝廷更命張詔統之至韓侂胄還吳曦兵柄曦即叛人乃服宗先見

劉隨字仲豫開封人為永康軍判官轉運使李士衡記以事不從乃奏隨苛刻罷歸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索隨為繩按之及是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蜀人號為水晶燈籠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熈寧中知成都蕃部寇雞棕關京

出兵蕃懼乞降京請于朝爲禁侵掠給農器餉使歸夷

人喜爭受盟願爲漢藩

范純仁字堯夫歷官集賢院學士忤王安石出爲成都

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

格遣使欲擿摭私事卒莫能得左遷知和州

張仲熙寧中守資州約已以儉接人以恭束吏以嚴撫

民以寛爲西川治郡第一士民立祠祀之

李景亨元豐中守資州代民輸免役錢四千萬蠲和糴

米六千斛除無名之斂增養士之田瘞久暴之骨申放生之禁兵荒之後人皆歌舞頌德

程堂知雙流聽斷明敏縣無留獄有蝗食苗堂曰吏奉天子命以養民蝗當食吏五臟勿食民食乃以泉水吞之蝗遂踰境

呂大防字微仲藍田人知成都府政治尚寬與民同樂訟至立斷又修築堤堰以灌民田利賴無窮

歐陽觀廬陵人咸平三年進士爲綿州推官有死獄當

決者反覆推原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性廉潔好施予修生於公廨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以敷文閣待制爲四川制置使蜀士知名若孫松壽樊漢廣皆掛冠不仕成大表其節蜀士歸心

劉叔寶治平中知新津倡化數教隆恩屏害邑人繪像祀焉

韓宗道熙寧初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時行新法使者

冠蓋相望於道宗道不務紛更不膠舊貫所究利害務適其平故蜀益視他路獨優宗道調停之力

程珦知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熈寧法行珦抗議揖其未便時論韙之

王駿知益州戍兵有夜爲亂者駿潛遣吳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無所問衆皆出命軍校擒爲亂者十餘人戮之及旦人莫知也爲政尚大體不尚苛察蜀人愛

之

晁公武字子政乾道間爲四川安撫制置使時米價騰貴人民告饑公武以錢三萬餘貫糴米六萬石專充賑糶以備久遠民得無患

趙汝愚字子直漢王元佐七世孫淳熙間以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祖挺爲邊患汝愚至以計分其勢遂平之

趙不𢢽字仁仲系出太宗除知開州郡有鹽井以羨餘

代民輸民絶鬬爭夜户不閉諸司交薦比諸古循吏轉
夔州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遮城門不得行改成都路轉
運判官黎州青羌奴結兒反朝廷命攝制司不逞檄諸
蕃部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於是邛部川
首領崖𤏡合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斬夢束畜列首
來獻凡十六日而平除成都提刑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寶元初任四川觀察使益州路饑
蠲減賦稅募人入粟招壯者爲廂軍一人充軍數口全

活㩻劒門闗民流移者勿禁簡州饑尤甚發常平庫糴錢六十餘户以給下户罷冗役饘饑民捕彭益之剽掠者民德之立生祠以祀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崔與之帥成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與之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令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效職蜀人高之尋知龍州盡革科擾出官錢以償逋負

後爲端明殿學士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爲四川宣撫副使宣撫舊任河池餽餉不繼剛中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又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都統每入謁必堂叅然後就坐吳璘官至檢校少師語閽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也不可行禮如故奏蠲四川雜征又請減成都府路對糴及宣撫司激

賞錢又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頃歲收十八萬斛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郭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都統官知成州王彦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程峻知鳳州楊崇儀亦領沿邊安撫剛中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州大安軍七郡爲東路命楊政爲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隴鳳七州爲西路命吳璘爲安撫而金房開達則以郭浩爲安撫其諸裨將安撫者皆罷從之除夔路

酒禁復利州錢監爲紹興監時軍已移屯内郡剛中言
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罷亦從之秦檜惡其專擅令御
史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不隸宣撫司又令總領官私
求剛中隂事因召剛中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
竟死貶所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以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
安撫使時安丙握兵柄久每忌蜀帥自東南來者與之
至獨推誠相與及丙卒詔盡獲四蜀開誠布公兼用吳

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戎帥調和軍政始立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金人聞之縱兵大入與之力疾一臨邊金兵遂遁其去蜀也蜀人思之肖其像于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爲三賢歲時祀焉

楊大異字同伯醴陵人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嘉熙三年元兵入成都大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黼敗死大異被創死復蘇闔門皆遇難詰旦其部曲負以逃獲免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迕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

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

陳隆之闕　人爲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成都被圍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元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曰大大夫死爾毋降也遂見殺

黄疇若豐城人知成都府時有當徵積欠十餘萬疇若至亟命盡蠲之考官吏冗員非勑命差注者悉罷又糴米足廣惠倉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寛初沈黎蠻屢

犯邊疇若至則鏤榜曉以禍福青彌兩羌遂乞降會董蠻合部族入寇疇若亟調兵具設方畧捕之皆遁去疇若留蜀四年斡根蠹穴莫不悉除

丁黼成都人制置使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詐豎宋將李顯忠旂幢直趨成都黼以爲潰卒以旗招之既審知其非夜出城南迎戰死之大兵未至黼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從黼者惟幕客楊大異及所信任數人俱死黼治蜀寛大蜀人思之爲立祠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建炎三年金人再至汝爲上陳邊事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閤州刺史奉國書副杜時亮使金汝爲行次壽春遇金完顔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怒刼而縛之欲加僇辱汝爲無懼色曰死固不辭但啣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乃瀕死數四以至京師遂爲拘留授以通直郎同知曹州固辭不受因伺其機密遣人歸報朝廷久之亡歸獻恢

復方畧是時秦檜當國罷不復問久之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復上兵事于丞相不聽後金人知汝爲逃歸洩其機事秦檜遂欲械送以解汝爲乃變名姓爲趙復徒步入蜀隱青城山預知死期將終神氣不亂汝爲倜儻尚氣節博物洽聞有忠嘉集行世

蜀中廣記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四十八至五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　梘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　木

謄録舉人臣曹勳祖

蜀中廣記卷四十八

明　曹學佺　撰

宦游記第二

川南道屬

三國

鄧方南郡人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爲犍爲屬國都尉章武二年卒史臣贊曰揚威才幹欷歔文武當官理

任衎衎辨舉圖殖財施有義有叙

陳震南陽人昭烈時拜犍為郡建興中遷尚書令奉命使吳孔明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志老而彌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洽有足貴者入吳與權歃盟定好還封城陽亭侯

晉

周楚字元孫盧江潯陽人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撫入蜀拜鷹揚將軍犍為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軍假

節襲封建城縣公世在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平之廣漢妖賊李宏與大寇李金銀為亂偽稱李勢子當王又隴西人李高亦詐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卒子瓊嗣勁烈有將畧歷數郡代楊亮為梁州刺史建武將軍初氐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為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川以安定人皇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瓊密知收釗勳等斬之而難熄瓊亦尋卒子虓嗣

六朝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隋大業中為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亥武縣與之鄰有人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產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乃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

故所訴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濟發蒙謂其妻家人曰此即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乃叩頭服罪

玄武縣司聞之皆大慙又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菴守之允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告令老母如其言歸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允濟悉召葱地十里中男婦畢集允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縣内路不拾遺但能囘取物必在如言果得

唐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高宗時累遷監察御史為劍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土頼焉俄而天下岳牧集乾陵會葬則天不欲元常赴陵所中途改授眉州刺史劍南先時光火賊夜掠居人晝潛山谷元常至喻以恩信許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賊徒捨器杖面縛自陳者相繼

韋仁壽萬年人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壽巂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内附朝廷每遣使安撫

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巂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爲牧宰法令清肅人懷歡悅及將還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鎭撫南寧何得便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又曰吾奉詔但令廵撫不敢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入朝貢方物高祖大悅仁壽復請

徙居南寧以兵鎮守有詔特聽以便宜從事令益州給兵送之刺史竇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畧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病卒

李百藥唐貞觀中爲夾江令有文學士子化之嘗撰北齊書五十卷

岑參南陽鄧州人天寶間進士杜甫薦之遷侍御史出拜嘉州敏于政事有嘉州詩集

劉贊蜀王衍時仕爲嘉州司户時衍學士韓昭等爲狎

客陪宴後宫宫女雜坐爲讌歌詆浪鄙褻贊獻陳後主
三閤圖并作歌以詠衎雖不罪不能用也
柳玭京兆人龍紀三年自渝州刺史從瀘州操行亷直
綽有家風
薛能汾州人咸通中以監郡攝嘉州事爲政嚴察杜絶
私謁有江山集行於世
宋
袁繼忠并州人乾德中征蜀隸大將劉廷讓麾下既克

蜀除嘉州監軍死之日家無餘財縉紳稱之
張宗誨齊賢之次子天聖間爲富順監守有治行赤崖
蠻感其德化納地請降
羅拯祥符人知榮州時州介二江每水漲輒犯城郭拯
作東西二堤以除其患後歷轉運使所至有惠政
張逸天禧中知青神縣多異政縣有松柏灘歲恒溺死
人逸禱神不踰月徙數里自是無溺者
呂由聖河南人知雅州八年去之日傾城人擁馬攀留

皆垂涕不忍釋弟由誠繼知州事亦稱精敏有惠政

燕肅字穆之青州人第進士知臨邛縣削木爲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判尚書刑部建言州郡疑獄及情可憫者皆得覆奏

石介魯人爲嘉州判官樂善惡惡遇事敢爲州人立祠祀之魏了翁作記

段思恭晉城人蜀平通判眉州時亡命集衆攻逼州城思恭募軍士先登者厚賞於是諸軍賈勇大敗賊思恭

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度支請按其罪太祖憐其果幹不許

張及知臨邛時太守遣吏於縣决堰值農事方興及曰涸民田引水以事嬉遊可予令可去水不可導守歛容謝之

張价淳熙間知榮州崇尚風教清介卓立有興學講道之功諸生塑其像于學宮

曹友聞字允叔栗亭人彬十二世孫也積官眉州防禦

使左驍衛大將軍利州駐劄弟萬差知同慶府董仙駐劄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元兵合西夏女眞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元兵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吶曰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平曠無險可

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
禦彥呐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以
爲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内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及仲弟
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鋭
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内以鳴鼓舉火
爲應元兵至萬出逆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
舉烽友聞遣諸將分擊前後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
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

衝前軍前軍不動虎衆衝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俟少霽友聞斥曰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黎明元兵益增乃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先是紹定中有陳寅知西和州元兵圍州城援不至城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

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劒而死賓客二十八人俱死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時推官賈子坤潼川人攝通判協力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子仲武仲武子昌忠純孝純孝至朝散郎厓山師敗抱二女偕妻牟同蹈海死

俞興理宗時守嘉州元兵圍城五旬興夜開關力戰而圍解詔俞興一十六人各官五轉尋以興爲四川制置副使知嘉定府事兼成都安撫副使理宗曰俞興嘉定城下之捷尤爲奇偉賜金帶有差

蜀中廣記卷四十八